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十九上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甚。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搏菹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楊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上。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僞楚之亂。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六月。劉裕遣

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蠶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尙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楊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楊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尙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具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楊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顰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錄尙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爲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三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

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

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尙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

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

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灑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井子姪皆伏誅。毅兄模犇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敍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楊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略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幔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卻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

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闔閭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邠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弄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閩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閩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

邊巡在後。取敬宜備身刀殺敬宜。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犇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楊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据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美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詔加太尉裕太傅楊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秋八月甲子。大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刺史。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摠攝內外。丁巳。發建康。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楊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

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宗繼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爲宋國尙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愆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虞之曾孫也裕因稱遺韶奉德文卽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爲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

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宋王裕自解楊州牧。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裕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尙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卽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

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白石頭備灑。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常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爲永初曆。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

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儒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醜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擲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

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豐伐之。今江南無豐。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楊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

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尙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桓嶺爲斤等聲援。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磳。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

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廆龍爲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竈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橦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竈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

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磧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

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竟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傳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五月。魏主還平城。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置四郡。以益豫州。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尙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夏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

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褻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永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陸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徐羨之等以理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

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游天淵池。卽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弑之。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尙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

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摠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

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卽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詔。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卽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十一月初，會稽孔寧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卽位，以寧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

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尙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閭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卽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魏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曩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

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朓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朓。帝將討謝朓。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楊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問復遣使告謝朓。以徐傅及朓等已誅。朓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閒。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盧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朓。朓以弟遜爲竟陵內史。將萬人。摠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謝朓自江陵東下。

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恆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曠、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柰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夏五

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摠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旣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閒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

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闊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至。留之累月。帝稍聞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

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日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各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敍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扇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尙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又探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

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王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疊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尙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尙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

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尤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羣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王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尙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兖州刺史。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尙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

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簿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尙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二十二年，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

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旣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閒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閒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棄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竝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灑略尼灑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灑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法靜

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又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疊責。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大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上。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

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忤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軌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二十八年。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爪步。人情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尙書左僕射何尙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拚殺之。

卷第十九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

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穢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礪礮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竟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泗河置守，還

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虜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伊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旣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柰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戊戌，魏叔孫建

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閒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妄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尙方。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

之家。始皆自謂隸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

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

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主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于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斡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

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開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藏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

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尙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楊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鬻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婁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尙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六月，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尙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

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楊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跋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綠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

卽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礪礪。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礪礪，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賁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少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

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十衆傷疲。願以屠城爲念。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磈。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磈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磈。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尙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

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虜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軍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

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恭爲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尙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驃，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覲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孝伯問暢何爲，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

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犇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犇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

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尙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

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投。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碻礮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收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藏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垣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

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賂。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并寫臺格以爲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不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迫。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

者。獨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權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慚。義恭之議遂寢。初。魯宗之犇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書郎。旣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犇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弑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

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尙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碭礮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碭礮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秋七月張永等至碭礮引兵圍之諸軍攻碭礮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戊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

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礪礪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憎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憂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

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旣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正薛提等，祕不發喪。延正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官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尙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尙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尙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卽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劬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劬。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劬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劬爲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劬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劬加元服。大赦。劬美鬢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殞。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劬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劬濬皆信惑之。劬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劬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劬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劬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劬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劬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劬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旣適懷遠。恐事泄。白劬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

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劼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楊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旣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劼濬。劼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旣除荊州，乃聽入朝。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昨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劼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劼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帝欲廢太子劼，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尙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尙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

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懇勸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劾。劾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劬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劬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劬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勦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眊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劬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

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尙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緝。緝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緝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犇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鏐。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旣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令何尙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

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尙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尙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凱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凱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

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峻。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峻。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

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滎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灑。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

王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鐔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恭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豐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鵠頭。王卽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劬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正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劬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劬出戰。劬不許。甲子。劬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劬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

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犇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犇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潛覺迫無計以輦迎蔣候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潛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節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

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剝腸剖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痛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鐸。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濬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卽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楊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楊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

以尙書令何尙之爲司空領尙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尙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殷沖等旣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尙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尙之爲尙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甯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尙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敬陵王誕爲揚州刺史。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諡諡之。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甲辰。以尙書令何尙之爲左光祿大夫。驍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尙書領驍騎將軍。丙子。立皇子業爲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闢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之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卽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

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卽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灋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謐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謐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灋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愔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犇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

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南郡王義宣至鵠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疊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宐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

動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謨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謨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謨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己未。解嚴。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

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儼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尙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悞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廡。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楊州浙東五郡置東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尙書令何尙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旣而荆楊因此虛耗。尙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尙之上言。賊已遁走。一夫可擒。

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尙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旣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

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閔。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閔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閔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降。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閔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子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問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詰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碁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

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讓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秋。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驛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當義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濟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

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剝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旣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慚色。

卷第二十上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

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尙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尙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尙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尙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旣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廢帝幼而狃暴。及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旣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闔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爲眞天子。官爲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

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卽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顥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旣誅羣公，欲引進顥，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廢帝待之益厚。

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戡。戡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椿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黷。如何不斃。立召畫工令斃之。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廢帝自卽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薨。魏事見元魏寇齊吏部尙書袁顥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顥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顥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顥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顥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顥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峽西。爲八州行事。顥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顥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顥與

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爲吏部尙書。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尙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尙帝姑新蔡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尙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尙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

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之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爲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恆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搢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

王休若年尙少。故並得從容。常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實以泥水。裸彘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矇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矇妾生子。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

湘二州以厭之。明日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牧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宮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閣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凡同謀十餘。又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跌至西堂。猶著烏帽。坐

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卽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楊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尙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旣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尙書令。楊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壬申。以尙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尙書僕射。景文卽彧也。避上名以字行。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卽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弟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

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卽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卽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卽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鵠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卽解甲下標。旣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卽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楊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尙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尙書。袁顛加尙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

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婿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顛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建武同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犇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

且素無部曲。爲大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瑛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瑛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開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大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洲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

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勳。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犇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至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

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凱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瑛屯吳。與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瑛計事。聞臺軍已近。瑛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瑛王雲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犇亡。孔凱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凱逃犇嶠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瑛。殺之。庚辰。嶠山民縛孔凱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瑛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凱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薛索兒攻申闌。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闌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鄧琬性鄙。關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

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浚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

與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其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爲司州刺史。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劭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旣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

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鵠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郎明僧暲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暲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暲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齋一月糧。旣與劭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疆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問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劭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問道出順後。於橫

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劭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劭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齋詔宥琰罪。劭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尙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劭。劭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鵝尾。顥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中軍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顥借襄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

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蹟爲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蹟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蹟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蹟。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蹟。蹟與戰擒之。蹟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襄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始與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迫。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沿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掾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西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楊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湖白過鵝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

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與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顥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顥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顥駭懼，攸之曰：暮引歸。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劭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劭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閩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鵠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鵠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顥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

園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遺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顓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顓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顓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顓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顓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顓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鸞，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顓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顓，顓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顓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顓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盪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

足部脫鎖入城。執子助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暉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上旣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尙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劉劭園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劭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

術及勔卒更依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冬十二月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旣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卽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勔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勔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

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爲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秬。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嶽。魏遣建安王陸馘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馘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礧。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阻。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

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虱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沈文秀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旣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

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雖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剉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房崇吉守升城，勝

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旣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

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域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犇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悉遺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尙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

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恆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王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爲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暉。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襄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

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儋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謙。謙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謙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其不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夏四月。劉劭敗魏兵於許昌。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

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旣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